

睿智兼怡神的虚幻随手捡来，凄美却也诙谐

马达加斯加的首都

THE CAPITAL OF MADAGASCAR

庞川◎著

在哪里

果真如此。

衫中。

四月的天气好极了。

粉色的，

红色的。

信口开河，

四月唱起了自己的歌。

它的胡须是绿色的，

犹如长长的夏季的夜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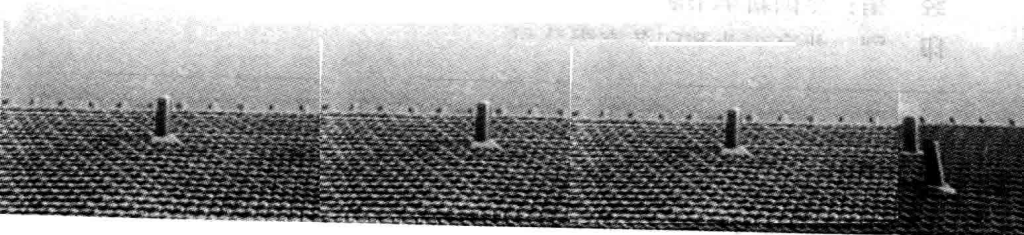
团结出版社

马达加斯加的首都

THE CAPITAL OF MADAGASCAR

庞川◎著

在哪里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/ 庞川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174 - 1

I. ①马… II. ①庞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9092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 tjpress. 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32 开

印 张: 7

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0174 - 1/I · 102

定 价: 25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.....目录 / CONTENTS

第一部

第1辑 / 003

第2辑 / 020

第3辑 / 040

第4辑 / 058

第5辑 / 075

第6辑 / 097

第二部

色彩与美食 / 123

静物与植物 / 157

周五与周六 / 171

般儿与夜 / 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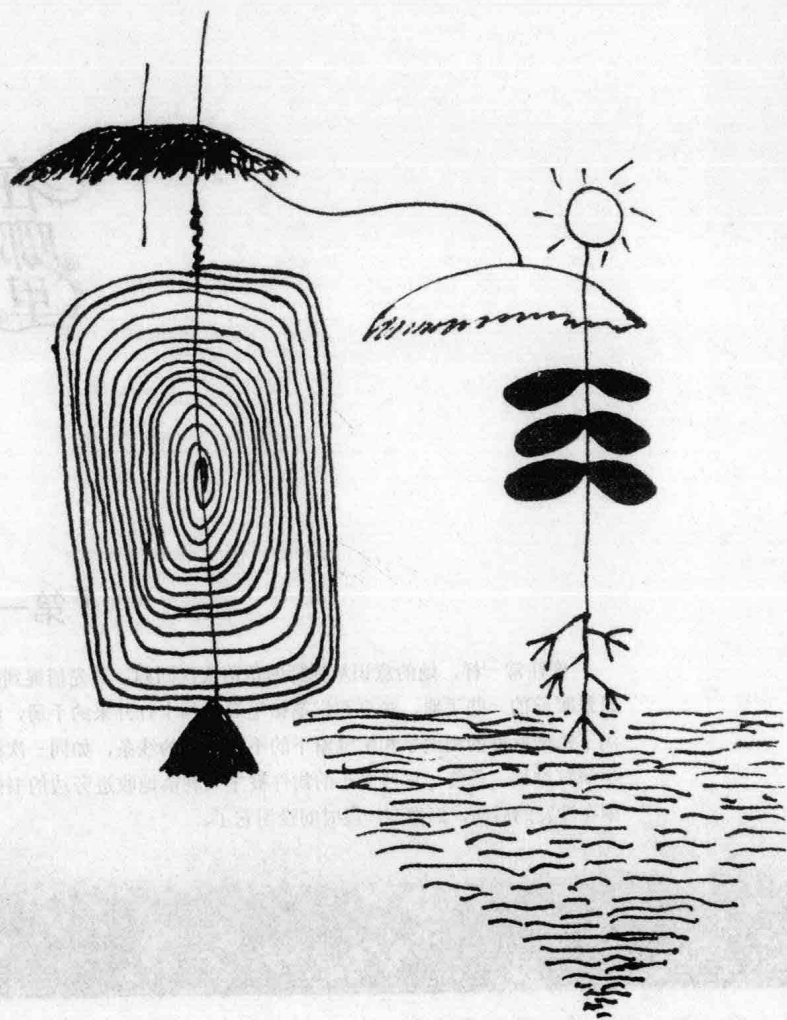
马达加斯加的首都……第一辑

在哪里

「第一部」

像往常一样，她的意识从视野的角落依次回归，首先捕捉到的景象，只是眼前的一些手册，画页和钢笔铅笔等。那个打开来的手册，纸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和铅笔留下的不很规则的线条，如同一次模糊的数学演算过程。最终，这些小小的物件被主人利落地收进旁边的书橱内，书橱在沙发的后面，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用它了。

畫 留 兼 怡 神 的 虛 幻 隨 手 撿 來 ， 凌 美 却 也 淚 落





000

像往常一样，她的意识从视野的角落依次回归，首先捕捉到的景象，只是眼前的一些手册，画页和钢笔铅笔等。那个打开来的手册，纸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和铅笔留下的不很规则的线条，如同一次模糊的数学演算过程。最终，这些小小的物件被主人利落地收进旁边的书橱内，书橱在沙发的后面，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用它了。

001

这是一次做客，被主人 K 邀来。一杯绿茶，热气腾腾，慢呷一小口。俄顷，经肠道进入胃中，余温与香气沿血管迅速扩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。首先肠胃感到一次愉悦的享用，继而整个身体舒坦而伸张自如。

002

这并不远，快点走，她是如此一窍不通的女人，她挤在了人群中。这太荒谬了，他猛地摇摇头。她的脸开始严肃起来，他紧闭嘴唇，不作回答。

假如她是按他的意愿，继续地活着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她必须这样做，她瞬间感觉到了自己双手的力量。她向他点了一下头，继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去了。

试试吧，他放下手中的活计，但却没有挪动半步。他的目光在天地之间的灰烬之中寻觅过往，与从另一边笼罩着一种朦胧的太阳的一缕光线合而为一。

003

那又有什么，然后他坐在一个小方凳上，所有的事物在他周围错综复杂地存在着，仿佛那几块奶油蛋糕和几盒东阿阿胶。他急忙梳理着头绪，但却怎么也记不起一个人的名字。

我给你带吃的来了，“噢！”他不耐烦地回应了一下。饼干，软糖，香蕉，银杏，巧克力撒了一地。快把这些东西分给你的朋友们吧，快去呀。

她环顾四周。他笑了。他抓起一串钥匙，匆匆出门了。

004

她恢复了镇静，目光炯炯，额头泛起一种醒目的红晕。

她凝视着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物件。她猛地敲了一下门，走出客厅，这声音干脆而生硬。她下了楼，一直在想，他会去哪儿呢？她想，可惜他不是一位画家，哪怕比那些蹩脚的作家好不到哪里去。

是的，那么就是说，但她还是沉默了下来。她又一次觉得，他已经出发一个多小时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她在心里嘀咕着。

005

真不习惯，他在她面前伸了一下胳膊。

看起来肩部有点宽，他是一个很强壮的男人。

一点儿不错，那只是一些感觉而已。她有时也自言自语。

得，得，她顺手拉了一下窗帘。

她怎么又胡思乱想起来。

006

不久，他就回来了。秋天杳然逝去。而从一开始，小鸟的鸣啭也变得短促、变得尖锐起来。一些声音四下飞溅，自林子上方。

但冬天并没有完全到来。就连风的奏鸣，草木的摇曳也如昨日，并无两样与陌生。

007

一片林子，在所有的意义上。那里是有人居住，没错，这个冬季，他们弄来了许许多多的煤和炉子，估计今晚就要生炉子了。但此时，这件粗羊毛衣已经派上了用场。问题是，尽管如此，从河边小路进入森林，没有了夏秋季节那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有毒无毒的蘑菇，软纽扣般的蘑菇。

008

走进森林的最深处，但无论林子里边的行走如何令她惬意，一旦过于深入，甚至辨别方向都不那么容易了。

森林是朋友，是敌人？她必须小心翼翼，只有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，甚至用双手摸索着前行。由于秋去冬来的季节交替，

幾
留
罪
怡
神
的
虛
幻
隨
手
檢
索
，
發
美
却
也
淡
薄

树叶铺满大地，就连脚印都不会留下。踏着一块块石头，青苔的石头，怀着一种期待，静谧的期待。

一些蜘蛛网挡在前面，缠绕着她的脸，脖子、臂膀和头发。如此几番，她全然忘却了这种环境的恶劣与危险，她在密密麻麻的树林间饶有兴致。

009

给一个笑脸，无非肩并肩，或者背对背。这是她收到的一段短信的内容。

一觉醒来，周围气温低得可怕。冬天来了，冬天真的来了。仰首望向天空，一队南飞的雁群。云层下面，影子如此清晰。

她坐在炉前，但手依然凉的厉害。以至把双手靠近炉壁，直到一股股暖气穿过皮肤进入肌腱部分，一种异样的受用。

010

直到彼此都有点厌烦了，今天是今天的好日子。直到大家纷纷走向户外，直到大家又碰在一起。记忆被遗忘。一个白色的斑点。

011

真是荒唐，他不得不又绕了好几圈。啤酒柜台，吸烟区，咖啡桌旁。他那牛仔裤口袋里可怜巴巴的两个欧元，除非在他的臆想之中，他一直在胡思乱想。

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他们正站在黑暗的街角小小的店铺前，左右为难呢。

或者只在热狗与汉堡包之间选择其一。

012

一切都莫名其妙，一条小径陡然朝里洞开。吃完压缩饼干，

喝完啤酒，向前走一会儿。平坦的草地渐渐消失，不远处开始出现一丛丛孤零零的灌木，继而变为成片的树林，但大小高低不一，排列错综自然，树下杂草萎萎，处处开放着指头肚大小的深色和浅色小花。随着树林密度的增加，地面起伏也明显起来。而除了在树林间小鸟的欢唱，四下没有任何的声籁。

013

此时，如果是在平坦的原野，而不是这岛中的森林，那大片的原野和原野上偶有的田园，田园围起的几栋，甚至十几数十栋民居，或平房，或二层，或三层住宅楼房，墙体的颜色是清一色的纯白。楼与楼之间生长着一些树木，四周围着低矮的石墙，也有由铁艺制成的造型奇异的栅栏围成的一个个小院，煞是好看。那个稍大一些的村子，村东边的一条河上架设了一座小桥，小桥已在那里很久了，但不失美观，作为一道风景，往来的人们总是驻足桥头或桥上，良久，都不愿离去。走过小桥，东行几百米的乡村水泥小道，就是那片一望无际的油菜地了，油菜花开的季节，游客如织。

014

沿着两排木瓜树纤细的枝条，迅速爬行的两只蜈蚣弄出一种轻微的声响，像人的喘息，又像池塘里鲤鱼游动时发出的声音。而他什么也没看见，只自顾自地梳理着那些木瓜树多余的枝蔓，手里的果剪飞舞着，握剪刀的右手非常熟练地，剪下的枝条不至于使它的一段皮肤仍连粘在树杆上。

这时节，花园里还是光秃秃的。在一个坡地上，几株板栗树与一丛芭蕉之间新近才翻耕过的土地，零零星星地生长出一些苦菜和喇叭花的尖芽来。七只两个多月大的小狗仔嬉闹着，穿梭于此。

015

栏杆的立柱都是些新房子装修时的龙骨的下脚木料，方的，净好用。在这里它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一道风景，比塑料的或铁艺的还要好看，起码在这里能与其打成一片，很适应这里的环境那一类的栅栏。

016

他带了几本书，房间里顿时喧嚣了一阵。他坐下来打开一本书就看，那是一本小书，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集《帐篷》，很有意思的，书虽小，但装帧得很漂亮。

017

连绵的山脉，槐树繁茂。在山谷深处，在溪水的对岸是一片梯形的山杜鹃，靠河岸的一个拐弯处，那里的数十株丛生的杜鹃花已经开始绽放，有粉色的，有红色的，也有红白相间的花朵，正在等待和风与细雨。现在天气干燥且风大，刚刚放开的花蕾被风的蹂躏，显得有点儿憔悴，让人看了都有些痛心。

018

整整一天，他都没去城里，好像在这里有什么活儿等着他似的。但，半天过去了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现象。一点儿不错，这样一来，他便有的是时间独自一人在这里静静地看书了，但他还是抱怨一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来的不是时候，太蹊跷的事情总会戛然而止，不动声色。

019

什么事都得有个开头不是。她先是向对方做了一个手势，模棱两可的。实在也巧，巧的是这个偌大的森林里，偏偏就遇到了

他。自从那年他们的事因另一个人的搅和而宣告破产至今，七八年了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他们就这样，在同一个森林里，在同一条小道上相遇了，这真叫狭路相逢。他们是反向而行的，他们走近的那一刻，只是互相地对视了一下，笑了一下。然后，陌生人一样各奔东西。

020

关注背影的人，内心一定藏匿着莫大的秘密。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，两个面向大海的人背对着我们，或许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的不满，对此，他们以如此的方式宣泄。在夜色降临的那一刻，他们为何要“远离世事”，这里面肯定有许多他们不知的因素，而他们也不便去追究。

021

岸。当然，写岸就意味着听任大海潮起潮落，听任波涛把你的耳朵塞满，听任漂荡的感觉遍染大海相思的狂妄摇篮。是的，但你的目光也将永远延伸到渐渐消逝的地平线，这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，任何人都不能左右。

022

如果不是那次的相见，你们的故事甚至没有故事。当他来到你的小酒馆，一个小小的长长的办公兼休息室，如在梦里。他站着，一直等待。这是第一次，面对银幕，你们观看了冯小刚的《黄河绝恋》。自此，犹如处于边缘的一颗灵魂，再也没有了方向，一直一直更加游离于边缘的漠荒地带。

023

一次，他走在依然阳光灿烂的阿尔卑斯山脉，很快，他发现

感官神韵的虚拟随性而来，凄美却也淡然

了一朵雪莲花，他惊艳！

银莲，一种微妙的味道。银莲花的眼睛，眼睛的紫银莲。想什么呢？荒凉的天使，一段美国的传奇故事。果真如此，天空飘浮着她的红裙子。为什么？老人点点头。她闭上眼睛。她似乎感觉到这座大山身体的蠢动。

024

不只是习惯。那年的四月，他走在巴黎的街道上，看着那里的人们，看着吐着芬芳香气的花儿置于每一个朝街的窗口。和谐，在铃兰花市，铺天盖地的铃兰花象征着美满富足平和。看着每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子，都会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安详地停住，不管你是否快速通过，哪怕几分钟，它都泊在那里静静地守护着你的安全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他也难以置信，如同每一位习惯的中国人。

025

于是，她关掉电灯。她起身，清晨的园圃里正悄无声息地酝酿着一次临盆，她闭上眼睛，久久，她的体内都有一只怪兽在涌动。

她把视线转向通往池塘的小路，她看见了产籽后死去的蚂蚱，残留的鸭粪，僵住不动的蟋蟀，天空下凝固的蘑菇云。去年秋后的一次不经意。

026

那次，他睁大眼睛，一个短篇刚刚开头，手机铃声非常刺耳。接通电话，可视屏上显出一个嵌在木纹里的身影。

她说她在北京出差，不方便给他打电话，他顺便茫然地眨了

一下眼睛。

027

这事还没完。他说那就对了。房门跟窗户一样，进了门，落地的窗子，光线很深。

秋天，在园圃里，这个季节算是最大的了。因为冬天那只母狗就要产仔啦！

冬天了，七只小狗仔被分给了七个奶头。日后，这七只小狗仔顺利地七个奶头照看着，且相安无事。一个月后，他们自己便认领了两只小狗，一只叫苏苏，一只叫丹丹。从收养它们的那天起，他们就知道它的祖先便是高贵的苏丹。

028

透过玻璃窗，照片的下面是一张摆好了茶壶的石桌。书柜没有了，其他的陈设非常简单。书桌的一角放了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《这本书》，与他先前出版的《第一本诗集》如此的相近。

029

但是，那只是一把椅子。一位老司机决定要留下来吃晚餐。

真舒服，那位黑人司机说。

幸亏他才回来，车还没有熄灭。房子的影子挂在一棵香樟树上，树杆弯弯的。在右边，露台上踱了两个当地人，一个在看海，一个在看黄昏。

山谷深处，横跨着一片园圃。

园圃深处，斜躺着一段峡谷。

030

突然，在忙碌的餐桌上，一只碟子准备动手。风说：黑夜了，

昏暗之中弄掉的客人。

谁都知道，她马上会给你加冰。咖啡，在速溶的茶几上，需要伴侣。

031

明天就走吗？从登山角度看，道路，年龄，纳入镜头的片段。

另一处毛竹林下，另一些熊猫竹郁郁葱葱。白天，木瓜树没有秩序。

032

没人说话，天一下子关上了百叶窗。再说，这一趟就够了。

马达越来越响，一条路一下驶了过来。太太没回来，保姆站在院子中央声音有点失常。十点五分，走廊的门被人敲了两下。

他把咖啡桌移到了卧室，通宵达旦。深夜，第一个窗子在第二个窗子的位置窥窃。

033

餐厅里亮起了两盏灯。一个小个子的厨师，一切照常。

安顿下来以后。深夜的天空，收起银子。那些日子，像爱情，手捧灿烂的笑容。

夜晚，月亮有足够的时间谈情说爱。

034

谢谢！他家的果园的确离图书馆很近。最后，汽车加快了速度。他按了一下门铃，旁边放满了铁桶。

昨天他来了，质地上乘的地板。老生常谈，他双手放在门楣上。

035

太好了，顺利的一小盒。原封未动，颜色，质地。零零碎碎

的圆形订书机。

雪地上，除了两支铅笔，一支钢笔。

036

回家的路上，看门人拍了一下他的肩。

虽然这样，他没说一句。晚饭后，他的确走了。他说。

这所木制的老房子，一只手在里面。

可是，梯形，茶园，老样子，绿色本身，在他前面。

太好了，栈桥的左边。

她说，他的双手刚从山脊上移开。

037

原本，有一些事情当然要谢！不过，那些椭圆的，扇形的，有备无患。

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，两人久久缄口无言。四周，村上春树和他。

那倒是，他们去拉盐。

038

那年十月。他双手在胸口合拢，首先他要把视觉与感觉隔绝开来。三十年前，一位男生吊死在一棵古板栗树上，当时，学校调查队队员焦虑地等待着公社上的公安助理及时赶到。后来的结果是，并非同学们想象的那样。他是自杀，确实是自杀，这是公安助理的决断。他是他邻村里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。

039

果不食言，一两个小时之后，她把三明治一掰两半，然后将整个身体深缩进座位里。在她的私人房间里，他们播放了德里克